
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考卷十三

宋　葉夢得　撰

僖公

外公子弒其君未有不書而慶父弒閔公則不書外大夫殺未踰年君之子未嘗不書而公子遂弒子赤則不書雖曰內大惡諱也然二人之罪遂沒而不見乎春秋未有終沒其事而不見者盖閔公之弒當主哀姜以為

首惡子赤之弑當主宣公以為首惡則二人遠未可加誅也故閔公薨而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夫人何為而孫乎夫人孫而慶父奔則慶父之罪同于夫人可知也子赤卒而公即位公何為惡而即位乎公即位而公子遂如齊逆女則遂之罪同于宣公又可知也非直如此閔公薨而慶父得出奔見國之無人而元惡得以縱失則閔公之臣皆可絶也宣公立而遂得逆女見國之無人姦謀遂得以顯行則子赤之臣皆可絶矣左氏言春秋

微而顯志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懲惡而勸善于慶父遂具此五者矣而謂施之於齊豹等者妄也

救以次先後為義經本無是意但以事之序書之爾其强為之説者特公羊穀梁誤以刑為忘故以為不及事邢既非亡則公穀之説自不能行何用復疑乎救邢懼狄之侵而前為備未知狄之必犯邢也則方師之出豈可便言救但見其次聶北而已及狄欲犯邢以三師之援而不敢進則邢雖自三師而解然後見之救之事則

救自應後書也雍榆本為齊伐晉而往救則方救孫豹之出救事已定如之何不知救乎兵家事不可槩論不必解圍拒戰而後為救如後世或擣其虛或伺其間或扼其歸路或絶其糧道但使敵人知畏而不敢留皆救也安知雍榆不出此不必如公穀拘以通君命則次自應後書也惟能察救之名則知經之無貶意矣

偃之敗邾師左氏謂虛丘之戍將歸者也杜預謂邾人既送哀姜還齊人殺之因戍虛丘欲以侵魯魯以義求

齊齊送姜氏之喪還邾人懼乃歸故公要而敗之此言固無實然以人情揆之亦有不通者閔公弑姜公孫于邾季友亦以僖公適邾僖公自邾入而得位雖未必邾有力然亦不為無好也邾雖姜氏何惡于魯而遽欲侵之僖公賢君也櫻之會繞閱月而即乘人之所不備而要擊之乎此左氏拘未陳曰敗某師之例而為之辭爾以吾考之不然姜氏孫于邾蓋自知其預弑閔公之罪不容于魯而托邾以自固也季友以僖公適邾亦從姜

氏而不敢絕其母而齊桓公殺姜氏于夷夷其地也非邾歸之即來求之而亦不能保其託僖公是以有怨于邾歟檉之會邾人在焉齊桓公蓋將與諸侯共平邾怨于魯而不得故書會不書盟已而敗其師則僖公不敢以已之好而忘其母之死也春秋于七月書姜氏薨八月書檉會九月書敗邾師十月書敗莒師則討其納慶父也其序皆相因故挈公者見公之義不得不討也不然託人以自免既安即反伐之與人為好纔閒月而加

以兵春秋獨無貶乎

穀梁解經雖于三家為差密然其陋亦有信其所聞而全不考經者亦不可不察公子友獲莒拏一事可見矣友之賢穀梁固自知之獲莒拏之役經書十月壬午公子友帥師敗莒師于酈獲莒拏既曰帥師又曰敗莒師此與書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歸生戰于大棘宋師敗績獲宋華元何以異穀梁于華元言盡其衆以救其將以三軍敵華元葢自帥師而敗推之也今于莒拏乃獨

書屏左右二人相搏事謂紿以孟勞殺挐何以不得為盡其衆救挐而以三軍敵之者乎審勝負在兩人又且以紿而幸勝則春秋亦安得書友師師及敗莒師之事此不惟失季友之賢亦且併春秋書法亡之矣江熙攻之事也公羊曰莒人求賂于魯魯人不與為是興師以伐魯季子待之以偏戰度此意穀梁非不知但蔽其所聞遂併忘其傳經之意可以見凡三家或得于所聞而不能審或意其或然而從為之說均有此弊非深于知

經者不能核之也

楚丘左氏謂諸侯城之魯後會故不書以魯獨成為文此蓋見城緣陵書諸侯而此不書與魯之城内邑者同辭故云爾以詩定之方中木瓜二篇考之則封衛者實齊桓公然非桓公獨為之也蓋命魯為之矣齊以霸為之主焉故詩專美於桓公古者建邦國制其畿疆而溝封之天子之事也謂之大封之禮諸侯固不得專封而春秋之時救患分災有天子不能為而諸侯為之則或

以義與焉故書城楚丘若不應城而城以示貶不言城衛而言城楚丘不書公會齊侯而直言城婉其辭以匿其名使未遠見其過則所謂實與而文不與者也左氏蓋不知專封之義故妄意其後會言之夫後會固罪也其專封之罪又有大者捨其重而責其輕豈春秋之義乎然緣陵之城復見春秋此不足序而不序者也蓋是時桓德衰矣鹹之會所以謀杞也而不即城既公子友如齊諸侯已散矣明年再會而始城有不得已者左氏

言有闕而杜氏謂器用不具城池未固者理有當然夫與之者爲其能救患分災也若不得已而至于闕則何利焉故雖不斥言其城杞而見諸侯不能爲之盡隱也雖見諸侯而不序以爲不足序也蔡丘之盟曰無有封而不告齊固將以爲己任今槩目之曰諸侯則桓公與諸侯奚擇焉故穀梁亦以聚辭散辭言之以爲聚而借以見桓德之衰其亦有闗乎此矣

或曰狄滅衛淮夷滅杞皆不書而書城楚丘城緣陵言

滅則見封故沒而不言所以隱其封非也狄入衛懿公雖死于戰然去之而不有戴公文公皆在焉則非滅也入而已定之方中所謂衛為狄所滅者君死曰滅謂懿公也乃杞則淮夷病之病之為言非一事之目也盖每為之困欲遷避而不得齊桓公與諸侯共遷之爾亦非滅也始狄初入衛戴公從而野處于漕桓公使公子無虧師師救而封之未幾封而戴公卒木瓜之詩是也文公立欲改徙于楚丘而力不能桓公遂復封之定之方

中之詩是也夫封一也有如衛之所謂與之乘馬祭服牛羊豕雞狗門材魚軒重錦使至于忘亡亦封也姑與之城使有不得其所而哀其亡亦封也此杞所以異于衛者歟然定之方中夏十月周十二月之事也所謂水昏正而栽者故詩言得其時制百姓說之而春秋書正月則夏之十一月蓋計其成功之終言也所謂日至而畢者封國必要其成封而不克成不可謂之封也

邑不言滅下陽而言滅者以當虞虢也下陽虢之邑也

虢虞之表也亡下陽則亡虢亡虢則亡虞二國之存亡不在其國而在下陽虞既假道以伐虢下陽失則二國隨之矣此春秋見微而知著者也故虞滅不書而書執虞公見虞之亡久矣所存者其君而已然則虢公何以不見書乎以傳考之虢公醜蓋奔京師不得與虞並見也然則舉虞可以知虢左氏以為修虞祀以供其職貢者亦未必然見其不言滅而妄意之也

或曰舒國也杜氏以徐在下邳舒在廬江安得為附

庸曰非此之舒也徐舒相去遠甚矣非可取而併者也魯頌僖公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徐取舒在僖公之三年審為是舒則其滅已久不應至是言是懲而已以經考之舒蓼滅于宣舒庸滅于成舒鳩滅于襄皆併于楚此乃所謂荆舒者蓋舒之别種分而為三與楚為鄰楚可得併徐不可併則徐所謂舒者名適同耳鄭氏注荆舒曰羣舒左氏傳舒蓼曰衆舒則舒固不一種矣既皆滅于楚則楚與鄭國土壤相接而可併有者也其别而為

三猶赤狄之言潞氏甲氏及留吁杜氏注舒蓼為二國舒庸為東夷國舒鳩為楚屬國蓋失之矣且文五年楚人滅六左氏謂臧文仲聞六與蓼滅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杜氏言六今廬江六縣蓼今安豐蓼縣安得至宣而後滅乎此自相戾而弗悟凡春秋所書地名皆不可盡考杜氏號最留意者亦不免誤既不可盡名不若質之于經而通之以例猶愈于不知而作也

禘于太廟用致夫人左氏以為哀姜為例曰凡夫人不

薨于寢不殯于廟不赴于同不祔于姑則弗致也此四者吾固以言其非矣而于哀姜之文又不合故杜氏附會惟以不薨于寢一事當之其誤自可知矣公羊以為譏以妾為妻脅于齊媵女之先至者不知其何據而何休遂以為僖公本聘楚女為嫡齊女為媵齊先致其女脅僖公使用為嫡而廢楚女此尤不近人情果爾楚得無討乎惟穀梁以為立妾之辭雖與公羊同而不名其人劉向以為成風蓋以所言即外之弗夫人而見正焉

者謂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而不言夫人則穀梁固謂成風也以吾考之後書夫人風氏薨葬我小君成風若非受命致之為夫人則春秋安得並稱曰夫人曰小君歟則穀梁之言為是矣故繼言王使榮叔歸含且賵使召伯來會葬皆去天者蓋于致夫人貶僖公以僖公為重則王不可並見故于含賵葬去天以貶王既命之為夫人則不得不含賵與葬是以于其終以見貶輕重先後之序也而趙氏以稱夫人而不氏為時君妻謂聲

姜且以聲姜不致為證夫時君妻固未嘗不氏而聲姜之不致或娶在即位之前如襄與定之夫人亦皆不書至以是折穀梁尤陋矣

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先告荀息荀息不從既自殺之矣及息立卓又從而殺之則奚齊卓者里克之所不君者也奚齊未成君故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卓已成君則遂書曰弑其君卓與凡弑君者其辭一施之蓋君臣天下之大義苟

一日北面事之皆君也不問其善惡當否里克果不正
奚齊卓而志在文公則去之求于大國以納焉可也豈
可以荀息不從而復殺之乎弑君之惡孰大于齊商人
齊人既不討而君之後雖殺焉則亦弑其君爾不問其
初也衛甯殖逐獻公而立剽將死而悔之以命于其子
喜使逐剽而復獻公剽固殖之君而喜則非君也及其
殺剽亦書曰弑其君剽蓋頋聞乎殖也古者士不傳贄
不爲臣故在野曰草莽之臣在國曰市井之臣至于食

焉而居其位則君臣之義非特其在身而已已之所君一家皆君焉而况行父之志而居父之位者乎故二人之弑其情雖不同而春秋一以君書之所以正天下之義也

晉奚齊齊舍皆未逾年之君也里克弑奚齊則書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商人弑君則書曰弑其君舍天下之惡莫大于弑君也然聖人於疑似輕重之間未甞不盡其情使得罪者皆自以爲當然而無異辭見預聞之者皆

以為無不當而無異議此所以厭天下之心而垂萬世之訓能使亂臣賊子雖敢於犯君親而不能無懼於吾之書者也是何也為舍正奚齊不正也商人弒而代之里克弒而欲立者也吾一將以弒君之惡而槩治之即則凡天下後世欲以庶而奪嫡者孰不起而交爭夫誰與卞之是蓋有法焉雖未即位而改元猶有故君之道在而不正者安能取之則是殺其君之子而已里里克之心亦可少見矣非以赦里克也所以正天下之不正

以弭亂也一將以未逾年而不成其為君耶則凡天下後世欲以幸而圖簒者孰不乘而交肆夫誰與正之是葢有義焉雖未成君而終以君國則人之欲簒者安得攘之是亦弒其君而已而商人之罪亦無所隱矣非以甚商人也所以絶天下之無君而遏惡也法者天下之所共守也義者天下之所共行也法勝於義則從法義勝於法則從義非春秋莫能辨也

凡諸侯有事前未有見槩言諸侯而不目其人者四城

緣陵也兩盟於扈也會扈也具餘如首止葵丘之盟與救許救徐前已有見而後不目者所謂一事再見者前目而後凡也左氏於緣陵言諸侯城緣陵而杞遷焉不書其人有闕也盖得之矣於扈之書盟則以為齊侯宋公衛公陳侯鄭伯許男曹伯會趙盾立晉侯以公後故不書從而為例曰凡諸侯不書所會後也後至故不書其國辟不敏也則與前自為兩說至後扈盟則又曰晉侯宋公衛侯陳侯鄭伯許男曹伯尋新城之盟且謀伐

齊齊人賂晉侯故不克而遷於是有齊難是以公不會書曰諸侯會於扈無能為也凡諸侯會公不預不書諱君惡也預而不書後也於扈會曰晉侯蒐於黃父復合諸侯於扈平宋也公不預會齊難故也書曰諸侯無功也則合二説而兼之夫諸侯會盟而公不預見於春秋多矣未嘗不目其人何獨於此而異乎盟而後至是亦預盟何併諸侯而不得目乎此蓋是貶其不能如約以為不足序而不序故雖無緣陵之有闕扈盟之無能為

扈會之無功而於立晉侯之會則疑故復出後會與不會之說以多求之不知眉背先幾而立靈公以大夫而會諸侯諸侯從而成之是亦具不足序者也夫罪固有輕重春秋凡書未有不舉重者若伐齊而受賂平宋而無功使公預會或及期而至則將恕之乎若以為不可恕則何必更論公之預否先後此可見左氏之不知經嘗聞其說而不能守故復出己意以臆之則所謂有齊難而不會與後會者皆未必有實附會以成其說也公

羊穀梁於此亦皆不能了公羊見扈會曰公失序也諸侯不可使與公盟眣晉大夫使與公盟意若以文公之過多諸侯不屑與之盟然何獨於此見之乎穀梁於城緣陵曰諸侯城有散辭也桓德衰矣至於扈之前盟但曰略之而已此皆僅知其或然而不能真得經之旨故其言或得或失而弗盡惜乎左氏雖知其然而後别增益為之辭與不知者等也公及齊大夫盟於蔇而齊卒叛之戊寅大夫盟而不書其君不序亦以此

言春秋者雖以事為本然史之所記未必皆盡實或得之於所傳聞而不盡或出於授受而有損益古今之情一也惟知經者揆之以事而度之以情則或然或不然或取其是而去其非判然若權衡之於輕重有不能逃者所惡夫臆決者為無據而忘信其所不知也易曰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通其志者度之情之謂也定其業者揆之事之謂也天下之理不過有二情與事交相盡而疑可斷矣非特易然也鄭䰟

頑卒左氏以為羣臣弑之而以瘧疾赴夫弑與卒相去遠矣春秋正名定罪之書也實弑而徒以赴告書卒則何以示褒貶乎此其決不然者且方是時諸侯方為鄬會以謀楚鄭伯欲捨楚以從中國諸侯雖不與之期自往如會鄬之拒鄬不遠若羣臣違諸侯而弑其君諸侯無有不知者安肯但已而不討乎故吾獨以為傳妄者揆之以事而然也魯季姬與鄫子遇于防使鄫子來朝穀梁曰非使來朝使來請已也范甯以為季姬奔而使

鄫子請娶已夫男女内外之辨自士以上固異宫矣一家且不可亂豈有内女在公宫之中而能遽奔與外諸侯遇乎當是時魯君僖公也雖未能盡以禮為國然亦必不至不能防閑其家至于此極諸侯出其境必相赴告鄫子驟入魯國之境魯之侯人豈有不知而使季姬得相遇此亦其決不然者以鄭徐吾犯之事觀焉知當時風俗之弊有如此雖子産之賢不能禁則僖公愛其妹而不忍奪其欲理或有之吾故以為傳妄者度之以

情而然也凡吾欲求經不從傳而自為之大抵皆類此衆人之不信傳者求以意吾之不信傳者求以經必有知經者然後達吾意此吾所以自信而不疑也

孟子言春秋無義戰彼善于此則有之城濮之類是也然則戰而義君子亦有取歟衛靈公問陳子曰俎豆之事則甞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明日遂行君子之惡兵蓋是如然而曰我戰則克夫豈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殺敵而後為克乎記禮者以為君親視社以習軍旅

求服其志不貪其得以為克之道此亦知為戰之道而已孟子曰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此戰之道也若然所謂好仁而無敵于天下者誰與之戰乎故曰各欲正已也焉用戰是以不戰為戰也孔子欲以正道正天下齊小白之興其功雖在所録而徒稱之曰九合諸侯不以兵車至于伐國者九未有不貶而人之者知其為王道者在此不在彼也然則春秋三十四戰偏戰猶在所誅況詐戰乎故内書用

兵皆不言勝敗不使得以敗見也自敗邾師于偃以前凡見敗者四此内勝也自及邾人戰于升陘前凡凡見戰者三皆内敗也勝則見公敗則没公蓋皆公之為而大夫無預焉惟閔公書公子友敗莒師于酈一見而已有為言之也非無大夫之戰也其所責者以公當之則大夫略而不足言矣自僖二十二年升陘之後公不復見而大夫見焉然亦惟文見以叔孫得臣敗狄昭見以叔弓敗莒終春秋之世惟此兩勝而戰皆不書豈此百

五十七年之間皆公將以大夫之敗耶蓋其之衰也諱不以責公而以大夫當之而大夫之敗亦吾之所不可言也姑見其勝者二而已而書外伐我者二十有二則我之屈而求成與諱而不可言者皆不得而知也所責者愈緩則受責者愈深所諱者愈多則可諱者愈廣是皆君子之惡戰以内者之也夫著于内者如是其詳則責于外者不待言而可知也由是言之非如孟子所謂正己而焉用戰則如孔子所謂我戰則克者夫誰與為

敵乎

文公

僖公以十二月薨明年文公即位四月葬經繼書叔孫得臣如京師秋公孫敖會晉侯于戚不廢朝會之事文公宜稱爵而公孫敖亦必從吉禮也故左氏發例以為凡君即位卿出並聘踐修舊好要結外援好事鄰國杜預謂諸侯諒闇則國事皆用吉禮非特此也至公子遂如齊納幣左氏亦以為禮曰凡君即位好舅甥修昏姻

娶元妃以奉粢盛杜氏亦謂此除凶之即位于是遣卿修好此皆以既葬為除喪者乎周襄王以八月崩明年二月葬前書毛伯来求金左氏云不書王命未葬也是亦以既葬則可稱王命矣禮之失也雖左氏且不能知况杜預歟

文作僖公主左氏言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寢烝嘗于廟傳誤次于僖公之末古者天子崩國君薨祝取羣廟之主藏于祖廟象其有凶事而聚

也后夫人死亦然始死之祭謂之奠既葬之祭謂之虞卒哭之祭謂之祔奠柩虞于道祔于廟奠與虞謂之喪祭未成也祭謂之吉祭禮已成矣矣既葬作虞主既練作練主虞主用桑桑喪也練主用栗栗戰慄也故禮云既封有司舍奠于墓及日中而虞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則以其所復之衣合羣廟之主祭于祖廟者也既祔而作虞主羣廟之主則反其廟虞主則祭于寢卒哭之祭曰成事小祥

之祭曰常事大祥之祭曰祥事先王之于喪禮如是其詳也商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周虞之祭曰弗忍一日離也祔之祭曰不忍一日未有歸也而僖公二年而後作主將以為過乎將以為不及乎夫禮所以飾情亦所以節情無使至于過而反流于僞也子路有姊之喪可以除之矣而弗除也子曰何弗除也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聞之遂除之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不食曰吾悔之自吾

毋而不得吾情吾情用用吾情君子之于禮不敢有過焉葢如是文公之意正使非不及無乃亦有所不忍而不用其情者乎故吾謂以姑息為季而反以瀆其親使既葬而無所歸者雖曰不孝可矣襄十二年左氏稱魯為諸姬臨于周廟文王廟也昭十二年左氏稱鄭人救火使祝史徙主祏于周廟厲王廟也春秋諸侯得祖天子者惟宋與此兩見而已宋二王後固得修其禮物魯以周公得用天子禮樂猶云可也而鄭亦有由桓武有

東遷之功得祀厲王則何道哉是以夏父弗忌曰宋祖帝乙鄭祖厲王猶上祖也此所謂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者歟凡此左氏皆不能辨其非烏在其言春秋也

史記載秦穆公得由余事在彭衙後曰秦彭衙不利引兵歸戎王文穆公賢使晉亡人由余往觀穆公以宫室積聚示之由余曰使鬼為之則勞神矣使人為之亦苦民矣穆公問中國以詩書禮樂法度為政然尚時亂今

戎夷無此何以為治由余笑曰此乃中國所以亂也夫自上聖黄帝作為禮樂法度身以先之僅以小治及其後世日以驕淫阻法度之威以責督于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于上上下交争怨而相簒弑至于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懐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治也穆公以由余為賢度其為害與内史廖謀之廖請遺戎王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疏其間留而莫

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遇君臣有間乃可虜也戎王好樂必怠于政穆公用其策終年歸由余余諫不聽遂去降秦穆公待以客禮而問伐戎之形自彭衙至令狐凡七年由余之用正在其間而左氏略而不見左氏蓋未嘗見秦史故其後載秦事多謬誤不合經旨故十年秦伐晉既妄以為交相伐矣河曲之役見不言及遂以為交綏自是十一年而秦師伐晉又七年而晉師白狄伐秦又八年而秦人伐晉又十三年而秦人白狄伐晉

又五年而成公會晉與諸侯伐秦又十六年而晉師伐秦又二年而秦人伐晉又四年而叔孫豹會晉與諸侯大夫伐秦凡五十九年無有一書戰者蓋皆未嘗及戰也而左氏載其事必以為有敗績或在秦或在晉非經書伐之意盡不足據又十三年至襄二十六年左氏方記秦晉為成叔向謂行人子朱曰秦晉不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不集三軍暴骨吾意亦未然自河曲之後再見秦師伐晉固已行成矣但不旋踵而復敗之故經

但每書而已則自殽而後至于河曲十三年之事經凡七見所以治秦晉者盡矣自是但以常法書之而已不然春秋豈一事而通六十餘年以爲襃貶者乎按史記用由余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穆公以金鼓穆公之三十七年魯文公之四年正鼓衙後二年經書晉侯伐秦矣而秦之霸無聞蓋法自不得書于經也其後晉厲公會諸侯伐秦左氏載使吕相絶秦之辭雖多附會前事亦有不合合者大抵

左氏好誣學者姑證于經可也

閏月不告月猶朝于廟此與不郊猶三望有事于太廟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之辭正同閏月本不告月常事不書欲以貶猶朝于廟故書以見之公羊穀梁言之是矣而左氏乃謂閏以正月時之說謂不告閏朔為棄時政夫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此以論閏可也而時政何預焉日月所會謂之辰日月所合謂之朔天十有二次為十有二辰日月歲十有二會為十有二朔王

者正歲年以序事以月一周天而更始則各于其朔御明堂以朝羣臣因以所序政之事頒之官府都自朝羣臣言之曰聽朔自頒政事言之曰告朔官府都鄙受之然後推而及于諸侯諸侯受而藏于祖廟至月朔則告于廟而行之則玉藻所謂聽朔于南門之外而周官所謂頒朔于邦國者是也乃閏月既積于月之餘分非有當于十有二次斗指于兩辰之間無所會之朔不得別建而爲月則附其所積之月故公羊以天無是月爲非

常月天子不以朝羣臣明堂不為正堂各于其月之堂闔其門之左扉而居之以聽其附月之餘事而已則玉藻所謂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而周官所謂閏月詔王居門終月者是也夫天子既不聽朔則諸侯何所告月哉魯之不告月正也朝廟因于告朔告朔因于告月三者相因而禮異不告月則亦不朝廟而文公四不視朔乃于閏月而朝廟不視其所當視而反朝其所不當朝此春秋所以譏也故不言不告朔而言不告月月

生于朔知其無朔而告月者是不知月者也左氏乃通告月為告朔此不惟不知經亦不知月矣自鄭氏釋王藻誤以閏月聽朔于明堂門中先儒遂謂閏月亦聽朔相承而不悟是以併春秋所書之之劉原甫駁公羊云假令閏十二月必有立春若就前月告之則先敗就後月告之則不及時此尤非是四時節氣未有不先後其月者使正十二月而立春在其中亦自當于十二月告之豈獨在閏乎凡告朔者告其月中之事非謂止告其

本之月事也閏月既附正月是亦其月中之政則各于其正月併告之矣此何足疑若即其月之所當行者則不可廢此所以必居門行之也

諸侯會晉大夫為扈盟傳皆不載其事凡春秋盟會公預而總書諸侯者左氏皆以為公後至故不序意謂盟會皆以先至為序公後至列于下故併諸侯沒之不知凡公外會初未嘗序則何嫌于後乎此固非矣公羊謂之失序蓋與左氏同惟穀梁曰略之而不言其義豈但

傳之而不得其說乎范甯以為以公喪娶又取二邑為諸侯所賤不得序葢妄矣公不得序不可併諸侯而略之也比事考之此盟在戰令狐之後晉大夫則趙盾也盾舍公子雍而立靈公雖不失為正然初議之不審背先蔑而禦秦師畏諸侯有不然者故合而與之盟春秋之法大夫以君命代盟必有諸侯以敵公而後乃得同序向莒慶洮衛甯速垂隴晉士縠是也今靈公猶在抱固非可以出命者而盾之為是以大夫而當君諸侯靡

然從之而不敢違茲所以略而不書乎諸侯既不序則盾自不得以名見矣而或者乃以公及齊大夫盟于蒞同辭以為權宜與其得正益誤矣齊襄公弑而無知見討齊内未有君故大夫出盟以謀其國有不得已也其可以靈公不能盟而趙盾得主盟乎故春秋有辭同義異者必于其事觀之學者不可不察也

十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昭十二年晉伐鮮虞春秋之惡兵甚矣然未嘗有狄之而不得以稱者也惟此三

伐皆舉國是狄之也即三國而言其罪之著莫若晉荀吳欲取肥偽會齊師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一詐也既滅肥復乘其間以伐鮮虞是二詐也此晉所以得罪也秦伐晉鄭伐許三家皆不目其事以傳攷之則秦自殽之役潛師以襲鄭晉襄公邀敗之春秋書曰敗秦于殽與敗狄敗徐同辭是亦詐也自是為彭衙之戰晉復合宋陳鄭三國而伐焉其明年秦復來伐又明年晉復往伐兵交不已者六年及拶公與晉襄公卒而康公為令

狐之戰納不正以奪正既不勝矣亦可以少休不三年而又伐其必有得罪于春秋者矣君子所以狄之也鄭自襄公既即位無歳不為楚伐及辰陵之盟遂捨諸侯從楚固已非矣而復儌事于晉為兩可以擇利是亦詐也自是楚復來伐襄公至于肉袒牽羊束縛于楚而不愧晉救之不克遂如楚以謀晉許之與鄭初未嘗有隙也僖公固嘗入許而分其地鄭之侵許久矣于是又挾楚而疆其田遂至悼公卒取其鉏任泠敦訟不勝而為

楚執皇戌子國則襄公之為也其亦必有得罪于春秋者矣春秋固有比事而可推者何休獨知之故以秦為不能知止于令狐之戰鄭為與楚同心而侵伐諸夏其猶庶幾乎經書徐伐莒而杜預直為告辭略不稱將帥其固陋不待言矣蓋春秋之褒貶各因事以為訓而未嘗絶其終身也故不以善惡相除亦不以善惡相掩秦穆公襲鄭之罪書曰晉敗秦師于殽以國舉故狄之矣至其以禮通魯則書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不以前罪而

不録也吳闔閭為蔡復楚書吳子及楚人戰于柏舉以爵見固與之矣至其君臣瀆亂男女之別則書吳入郢不以功而不正也故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知此而後可與言春秋之義矣

郕魯同姓之國文王之子所封也而以爵書春秋者惟郕伯來奔一見或者疑郕小國非伯爵以伯為字為附庸之國如蕭叔者非也文王諸子管蔡魯衛皆侯國郕在魯衛之上其下如曹與郇見于春秋與詩猶皆以侯

爵不應郕反為子男蕭入春秋隱公書衛師入郕齊人鄭人入郕左氏謂衛亂郕侵之齊鄭伐宋郕不會王命故皆入討之方春秋初子男小國有盟與朝未有預征伐者蓋子男無軍但帥賦以從諸侯故不責其所無既非征伐能侵人之國且使與齊鄭同奉王命非伯國而何則謂郕伯爵者固無疑也郕伯來奔左氏以為郕太子以夫鍾郕邽三邑來奔魯以諸侯逆之故書郕伯郕伯果伯國使如曹世子射姑代其君來朝盡其禮為之

亦降其君一等魯欲厚郕自不必逆之同于諸侯況于奔乎魯誠失之春秋亦安得遂同其君無爵而書爵郕無異于他奔者亦安得異丈而不見名公羊以為兄弟辭故不書名亦非是諸侯失國書出奔來奔皆所以見貶郕獨可以魯故而免乎且郕正其國亦不應與夫鍾邦均列為邑按衛侯鄭初以附楚晉文公興師懼討而奔楚使元咺立其弟叔武以主其國叔武不當攝而攝焉春秋書衛侯出奔楚而名踐土之盟叔武與諸侯並

列而書衛子不書衛侯蓋内無君不嫌使鄭不書名也然則郕伯不名豈有隙于國人迫之使出而内未有君歟據莊八年郕降于齊師郕宜滅矣然春秋未必皆如齊人降鄣遂取之為附庸如奉許叔居許東偏之類或服罪而釋之如楚子圍鄭退三十里許之平類郕降至是七十二年若初許之平則國固在若屬之以為附庸則後或能自復其國如許叔入于許則郕亦當復存也鄣滅後猶再見以為郕已降齊國不應猶見于今則又

過矣

吳楚徐越皆中國之裔以其習夷狄春秋皆以夷狄書之君臣初不得以爵與名見吳至札楚至椒來聘君子始進之書名焉秦伯使術來聘秦亦伯益之後而近西戎殽之戰穆公以詐襲鄭書晉人敗秦于殽令狐之戰康公以黨不正而玩兵書晉人及秦人戰于令狐皆貶秦之辭也然則令術始以名見與札椒同文何以知春秋之不狄秦而吾以為大夫之再命者歟春秋美惡不嫌同

辭泰之初其君蓋嘗書爵以秦伯見矣吳楚僭王秦末嘗僭秦豈吳楚之類乎穆公之誓而删書亦取之則秦之異乎吳楚無害其為同文也其前狄之者時焉爾

鄆有二有莒鄆有魯鄆杜氏莒鄆為東鄆莒所爭者其地為城陽姑幕縣南員亭文十二年季孫行父城諸及鄆者是也魯鄆為西鄆昭公所出居者其地為東郡廩邱縣東鄆城十六年季文子自苕邱還待于鄆者是也皆以為邑然春秋書入鄆者再襄十二年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

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成九年書楚公子嬰齊帥師伐莒庚申莒潰楚人入鄆杜氏遂皆以為莒之別邑以吾敗之春秋未有書入邑者何獨書于鄆乎穀梁言受命救台不受命入鄆以為惡季孫宿則鄆與莒不相及也伐莒書莒潰初言楚公子嬰齊後别出楚入入鄆則入鄆亦無預于莒潰而左氏乃云遂入鄆莒無備也夫莒潰而入莒言無備可矣鄆自鄆莒自莒何得以莒言鄆乎蓋鄆莒附庸之國也救台而入鄆奪其屬國而救之爾以為非受命

之本謀故遂書莒潰因以其餘力入鄆故別出楚人前言嬰齊後言人則未必嬰齊親行也昭元年書取鄆左氏謂伐莒取鄆是也此莒之鄆與取邿取鄟同文取附庸之辭也故未幾而疆其田公羊以為内邑不聽我而書誤矣二十五年書齊侯取鄆則魯鄆也蓋叛而從季氏故齊侯取之以居公則公羊穀梁以為内不言取為公取之者是也故明年書公至自齊居于鄆左氏以為魯地二十九年而潰亦迫于季氏而不附公也城諸及鄆與成四年城

鄆皆魯鄆也杜氏以諸鄆為魯所爭者非是莊二十九年城諸及防固我邑則鄆不得為莒邑也昭元年三月取鄆左氏載季武子伐莒取鄆莒人告于會事全不可據魯莒各有鄆傳註多差互以經攷之惟成九年楚人入鄆襄十二年書季孫宿救台入鄆此二鄆為莒鄆爾其他皆魯鄆也蓋凡内外取邑未有不先繫國者我伐邾取須句莒人伐杞取牟婁之類是也惟取附庸不繫國蓋附庸自我國取之而其國猶存春秋附庸更自相屬非天子

所命非其國所得有故特異文以別之則内取鄆取邿外取徐是也今季武子果嘗伐莒而取之春秋何為不如邿先見伐而後言取耶䖏以正月會而鄆以三月取莒人蓋不預會也以為會已散而取之耶則莒人安得遽告于會以為會未散而取之耶則䖏之會是宋之會也諸國之大夫方以弭兵為約季孫何為獨敢犯之且莒自襄十二年伐我東鄙圍台之後十六年溴梁之會晉為我執莒子自是不復加兵于我則莒魯之怨亦已

息矣非有大故何至豹會于外而宿伐于内葢左氏妄謂虢會散三月盟故莒得以告此亦不然宋盟而再見地此大夫之甚美也虢而能此春秋何為略而不書乎其載叔孫豹之辭曰雖怨季孫魯國何罪叔出季處有自来矣吾又誰怨其意以楚請戮豹而豹不以宿居守而伐為怨亦是宣成以来叔孫季孫未嘗其不更出入豈必皆叔出季處是會罪楚得專趙武亦何用力請于楚而後能免豹本末無一近實者徒為此侈辭爾姑以

經為證則此我邑而外嘗侵之因會復歸故與取闞例同書杜預知不先書伐之為疑而附益之以為兵未加莒而鄆服其妄誕尤可知也

大室屋壞公羊以為魯公廟曰世室者按明堂位言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蓋周存文武二祧不毀遂不稱世室此魯之僭禮而明堂位載之今經書大室則非世室也大者始廟之稱也大室謂當大廟之室謂在其中而藏主者也洛誥王在新邑烝祭入大

室祼此其證也杜預獨知之穀梁言大室猶世室遂以伯禽為大室益可見其附會矣

宋子哀不名賢之是也三命之大夫乎再命也三命之大夫以氏見進而稱字亦不當與仍叔家父繫之氏凡不應以名氏見而進之稱字者皆曰子某王人子突是也

文公書公四不視朔左氏先書正月及齊平公有疾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請盟齊侯不肯曰請俟君間後

書夏四月公四不視朔疾也而不言書之義公羊曰公曷為四不視朔公有疾不視朔自是公無疾不視朔也然則曷為不言公無疾不視朔有疾猶可言也無疾不可言也公羊先解齊侯弗及盟不言公有疾蓋公羊未知公疾之實但于不視朔聞其義故經雖無有疾之文而公羊以為說者其傳之有自也此亦見左氏傳事公羊傳經之驗也蓋公自正月有疾至六月而愈因之遂不視朔經特舉其有疾以著無疾之罪而不言有疾者

惡其斥之太甚故以書不書微見之而已昭公如晉至河乃復而有五一書有疾蓋復者五惟一為有疾既以並書則不得不書以別之文公疾愈遂不視朔不可以並書故略而不書則書者不必言有疾也公羊以為自是公不視朔者是也非特文公為然宣公而後遂循以為常矣此子貢所以欲去告朔之餼羊歟穀梁但以公厭政為不臣此既不知事又不知義姑以其文意之爾

春秋考卷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春秋考卷十四至十六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徐如澍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候補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臣顏崇溈

謄録監生臣余清標

待三月開無故出妻之道哉此蓋杜氏不知三月廟見為舅姑歿故槩以為婚姻之常禮以附會左氏之說詩鵲巢言之子于歸百兩御之又曰百兩將之御者迎也將者送也鄭氏謂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御皆百乘夫有以送之必有以反之此禮之所當然故士昏禮有舅姑饗婦人送者亦酬以束錦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婦人送者隷子弟之妻妾凡饗速之夫如是則送車輿之歸矣何待三月而始反馬乎古禮殘缺漢初諸

春秋考卷十四

宋 葉夢得 撰

宣公

反馬不見于禮杜預謂送女留其送車讓不自安三月禮成遣使還馬高固遂與叔姬俱來故說此與解致女之禮同然禮萬世之本也其道一成而不可變所以重夫婦之義承先祖而繼後世豈有既成禮而復留以

儒所記多不具本末三月廟見曾子問不明言為舅姑殁故學者考之不詳不免相承謬誤大抵禮生于人情親有逺近則情有隆殺宗廟固以事其先而禰廟為尤重記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宫尊祖親考之義也鄭氏謂卜昏亦如之則親考固有別于祖者矣昏禮同牢之夕婦固已見于廟至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執笲棗栗腶修所以成婦禮舅姑入室盥饋以特豚所以明婦順厥明而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授之以室事所

以申著代至是而後婦盡此施之于舅姑存存者也若舅姑歿此禮無所施故必以三月擇日祭于禰廟而祖不預焉蓋亦尊祖親考之義若未廟見而死是未嘗見舅姑固未成其爲婦則不祔于皇姑歸葬于女氏之黨此豈爲舅姑存者言舅姑存亦行此禮則何禰之云乎曾子問不明言舅姑歿自以禰廟見之何杜氏之疎略如是左氏所謂反馬者亦無足據矣

何休膏肓破左氏反馬之說當矣鄭康成復言士昏禮

士與大夫而上異謂士妻乘夫家之車無反馬大夫而上自乘其車者反馬以詩之子于歸百兩御之為證尤非是自天子至于士昏禮之隆殺則有辨矣而納采至親迎必不可無者未嘗異也何獨反馬而異乎謂之親迎其必有車所謂御輪三周者以巳車為重也而詩之所云以自送者言之豈有送女而不以車婦人以衆多為美故曰百兩不然亦不得兼百兩而皆留此先儒黨同之弊錯亂經旨而妄騁其私每如是也

繹祭祭之明日又祭也孝子所以求神者于正祭盡之矣猶以為未足故于明日又禮尸于廟門之所謂之繹祭亦曰賓尸詩絲衣所謂繹賓尸者是也禮大祭祀省牲視具皆宗伯而絲衣之詩言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鼎及鼒鄭氏謂弁士服也繹禮輕使士蓋正祭主于神故為禮重繹主于尸故為禮輕仲遂卒于垂譏壬午猶繹者非謂當廢其正祭當廢其繹祭以其禮輕而所主在尸故檀弓記孔子之言曰卿卒不繹不言

不祭而言不繹則所廢者惟繹而已矣而學者或言卿喪當廢祭者誤也夫豈有宗廟之祭而以卿大夫之喪廢之者乎孔氏引沈氏云按曾子問嘗禘郊社鼎簋既陳天子崩后之喪廢則卿喪不廢正康而繹于祭為輕故當廢此言是矣

舞有武舞有文舞干舞武舞也干楯也戚斧也左手執楯右手執斧以象武事者也羽舞文舞也詩碩人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者也籥者吹之以節舞而翟則羽

也舜典言舞干羽于兩階者以征有苗言之故用武也古者為此二舞各隨其樂之所作樂象武功則舞以武舞明堂位言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樂象文德則舞以文舞皮弁素積裼而武大夏是也六代之樂有分而用之者有合而用之者分而用之則或以武舞或以文舞不兼備合而用之則文武迭用謂之徧舞王子頽饗五大夫樂及徧舞是也而武舞亦或謂之萬舞詩言公庭萬舞萬舞洋洋萬舞有奕之類是也或謂之兵舞

周官舞師言教兵舞鼓人鼓兵舞之類是也文舞亦或謂之籥舞詩賓之初筵言籥舞笙鼓之類是也其言不同各隨其所主而孔氏解萬舞以為王者以萬人服天下故以為名誤矣或疑碩人既言執籥秉翟則萬不得獨為武舞毛氏謂言其能武舞又能文舞此理亦通則不害其為武舞杜預解獻六羽為萬舞者誤也公羊于用文舞籥言萬干舞也籥羽舞也義同毛氏用武舞不用文舞故言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然舞必以樂為

節叔弓卒去樂卒事則去舞固可知矣今止言去籥則樂猶存乎夫存樂而去籥此必不然意者去樂而使徒舞又于舞之中而去籥舞籥猶存則去籥可知矣禮未有無樂而徒舞者不言去樂亦以見徒舞之非也

周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曰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頀大武此六代之樂皆以教舞則所謂六舞者以此六樂為節故奏雲門而舞者謂之雲門之舞奏咸池而舞者謂之咸池之舞樂以一變為一成則舞亦從樂

之一變為一城武宿夜所謂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至六成復綴以崇者是也籥者又吹而節舞者也籥以有聲猶且去之其去樂固可知矣則萬入去籥豈非所謂徒舞者乎蓋古者禮樂之壞亦或有不樂而舞者如楚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而振萬之類蓋未必有樂不然存樂而但去籥其意安在此理之必不然者也

文舞皆舞也而詩獨言萬舞而不及文舞蓋周樂以大武為最盛故獨列于六代之樂而不及象勺所謂舞莫

重干武宿夜者也祭祀之禮入舞君執干戚就舞位冕而總干率其羣臣以樂皇尸而大司樂以享先祖者亦舞大武此魯頌所以舉萬舞洋洋也禮十三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先儒以勺為文之小舞象為武之小舞則周樂之重大武固可知矣商頌言萬舞次及執籥秉翟亦武樂也碩人言公庭萬舞次及執籥秉翟凡樂皆先奏武樂次奏文樂此先後之序賓之初筵籥舞笙鼓而不言萬舞蓋主樂既和奏烝衎烈祖為言故以舞之卒事

見之爾然則萬入去籥其亦先後之序歟

檀弓既葬反日中而虞士虞禮日中而行事先儒言朝葬日中而虞周人尚赤大事用日出朝葬而日中者時日之正君子舉事必用辰正此古者葬與虞之節也敬嬴雨不克葬言日下昃乃克葬則過乎虞矣乃皆為難辭而謂或言而或言乃乃難乎而也蓋日中而克葬猶不失虞之節日下昃乃克葬則過乎虞矣君子之于親弗忍一日離也于葬之日以虞易奠而又用其時日之

正過乎時不惟危其不得葬又且恐失其虞之節故以乃見難以以重孝子之情也

所以事其君者莫大于忠所以事其親者莫大于孝忠孝者立人之道相與並生于天下不可須臾而廢者也聖人不輕以許人所以嚴天下而使莫不知所畏亦不輕以絶人所以通天下而使莫不知所勸是春秋于此未甞不致慎焉陳靈公君臣宣淫于朝洩冶聞之入諫曰使國人聞之則可使仁人聞之則不可靈公愧其言

而殺之未幾夏徵舒遂弑靈公自人臣言之洩冶天下之至忠也然春秋書曰陳殺其大夫洩冶與凡殺大夫者無異辭晉獻公嬖驪姬欲殺其世子申生或謂太子辭君必辨焉申生曰我辭姬必有罪曰子其行乎曰君實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誰納我遂縊而死自人子言之申生天下之至孝也然春秋書曰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與凡殺世子者無異辭是豈以其忠孝為不足録乎洩冶陳之正卿也靈公之惡其所由來者亦有漸

矣使洩治而盡大臣之道以格君心之非諫于其始可也有不得已則正公孫寧儀行父之罪而誅之亦可也不然三諫不從則去而已矣而洩治稔其惡至于不可為而後斥之曰吾能無所畏云爾洩冶死而君弒國幾于亡則何取于諫乎洩冶之忠君子所不貴也則與凡大夫而殺之者同也舜之事瞽瞍也負罪引慝小杖則受大杖則逃日號泣于旻天使之完廩從而焚之舜不死于廩也使之浚井從而揜之舜不死于井也至于告

而娶則不得娶于是不告而娶焉其衹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則申生辭之而辨其讒去之以免其禍可也孰與陷其父于不義而自棄其身于死乎申生之孝君子所不為也從洩冶則天下無賢君從申生則天下無慈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豈以洩冶申生廢之哉故寧屈趙盾以立為人臣之道而不許洩冶得為忠寧枉許止以立為人子之道而不許申生得為孝非春秋莫能定也

內反邑未有言我者左氏穀梁皆不為義惟公羊言我未絶于我也亦非是劉氏以為别齊濟之名此葢見經先有書公及齊侯遇于魯濟杜預謂濟水歴魯界在齊界為齊濟在魯界為魯濟故用之爾然既既歴齊界其地亦必各有名何不名其地而不以濟别之河亦臨晉秦界天王狩于河陽晉侯與秦人戰于河曲河獨不别則魯濟自當為地名非别濟名也夫如是則濟西河有于齊葢前既言取濟西矣則後無嫌于非我地審必當

辨則公追戎于濟西此尤不可不正者何為不言之則我非別魯明矣

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夏法禹貢備矣商法則井田也而其詳不可見周法雖載于周官而無徹之名孟子言詩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以惟助為有公田雖周亦助則當孟子之時周法已不能盡見特以詩推之而已鄭氏匠人注謂周畿内稅有輕重而諸侯通其率以什一為正

謂之徹以詩考之公劉言徹田為糧崧高言徹申伯土田與論語有若告魯哀公以盍徹皆諸侯之辭其言或然則徹者邦國之名不通于王畿所以不載于周官也至于推載師司馬法而謂畿内用夏之貢法稅夫而無公田推詩春秋論語孟子謂邦國商之助法制公田而不稅夫則得之而未盡耳遂人言以興耡利甿而里宰以歲時合耦于耡里宰亦遂宰也耡者借力以治公田之稱故其粟謂之耡粟則謂王畿無公田可乎噫嘻祈

穀于上帝曰駿發爾私而雨我公田亦大田之所歌則王幾固行藉法矣載師所言近郊遠郊者此謂六鄉六遂外官田七等之閒田而稍甸縣都者亦三等采地四等公邑之田天子使大夫治之者故行貢法而六鄉六遂與三等公卿大夫采地者皆井田也也諸侯之用藉法以孟子言請野九一而助春秋譏初稅畝則固然矣然孟子亦言國中什一使自賦則諸侯之國中蓋亦有用貢法者要之地有園廛山澤之類不能皆井牧而為

田民有士賈藪牧之類不能皆受田而為農于其井牧而受田者則藉之非井牧而受田者則貢之王畿與邦國一也而王畿之貢或二十而三或二十而五而諸侯之貢均為什一以戒其貪暴為法不同此鄭氏所謂徹者則徹乃合貢與藉而通為什一之名也貢雖夏氏取民之名而禹貢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厥貢鹽絺海物惟錯之類則貢本施于田賦者取田之名也孟子言五十而貢者或五十畝或七十畝或百畝以田畝制法之

數以其與貢俱通謂之貢爾周官以九賦斂財賄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其名雖與夏同而其法則異九賦者王畿之名九貢者邦國之名其實皆財賄王畿以天子取之為主故謂之賦邦國以諸侯獻之為主故謂之貢而非田也若閭師以時徵其賦而言任農以耕事貢九穀任圃以樹事貢草木之類則又合王畿邦國與貢賦之別為一名所謂貢者萬民之貢也蓋貢賦有為法一定之名有各隨其事與物而取之之名故九賦九貢法之

定名也如職内言邦國之賦入職歲言邦之賦出大府言凡邦之賦用與閭師之言貢者隨事與物而取之之名也非特是二者而已大司徒言天下之地征鄉大夫言國中及野之征與夫家之征漆林之征之類則又有名之征者矣㮚氏言槩而不税司稼言以歲之上下出斂法里宰言徵斂其財賦小司徒言税斂之事之類則又有名之税與斂與徵斂税斂者矣其名甚雜是以學者多惑之要之九賦九貢之外皆非定名曰賦曰貢者

通言取財之總名也其餘或謂之征或謂之稅或謂之徵或謂之歛或謂之徵歛或謂之稅歛各隨其事與物而其為取之之義則一也

公羊素王之論起于宣榭災吾固正之矣此其說蓋起于家語齊大史子餘美孔子云天其素王之乎儒者因之遂以孔子為素王而以左丘明為素臣蓋雖杜預猶知其非也公羊妖妄本不至于是然作俑之始實有以開其端吾嘗以三家論罪于孔氏之門公羊為上左氏

次之穀梁為下左氏誣于事公羊誣于理誣于事者猶有意于附經而誣于理者葢併經而亡矣惟穀梁在事理之間有不至焉者自其傳之失乃其心則未嘗敢亡經而不顧也

成公

杜預注作丘甲以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長轂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謂之周禮此于周官正文無見葢司馬法也司馬法世亦不

復見時見于先儒傳註所引吾以周官考之其言皆合但周官不言其數而司馬法加詳蓋皆出于周之舊典也且曰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以夫三為屋而三之為井即周官所謂九夫為井者也小司徒云考其夫屋矣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與周制正同則所謂長轂牛馬甲士步卒者乃周官所謂車輦六畜兵器者也故縣師云若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則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

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而稍人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法作其同徒輂輦而大司徒總言會萬民之卒伍以令貢賦言貢賦則馬牛車輦兵器皆在其間矣是以建國大夫曰百乘諸侯曰千乘天子曰萬乘而周官亦謂之丘乘之政令丘以地言乘以車言則古之言國與軍者或以其人或以其地或以其賦參互不同也故吾論丘甲以杜氏為然云

先王軍賦固不載于經所謂司馬法者世亦不復見其

說出于司馬穰苴因先王之制而增損之者也鄭氏所引以解小司徒者前所謂采地法也十井為通即井田之丘而出馬一匹士一人徒二人十通為成即井田之甸而出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杜預所引以解春秋丘甲者前所謂邦國法也丘出馬一匹牛三頭而無士與徒至甸出車一乘則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邦國丘未有士與徒而采地通有士一人徒二人則已重邦國甸車一乘出甲士三人卒七十二

人牛十二頭而采地車一乘出士十人徒二十人而無牛則已輕以周制近郊十一遠郊二十有三之制考之輕近者而重遠者理或有之然甸出不過二十人以積數論則幾十家出一人之役而丘亟使之出士一人徒二人則過重或疑于丘甲之類乃後世諸侯之政輕重殊不倫若小司徒旅師遂人皆及六畜車輦則王畿一乘之賦乃不及牛馬亦皆異于古制也

臧宣叔論諸侯卿大夫位次曰次國之上卿當大國之

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卿當大國之下卿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以為古制此與王制所見正合以周官典命及王制考之但有大國小國兩等無次國之别且先王之辨九儀惟以命數王之下士一命受職故子男之大夫亦一命王之中士再命受服故子男之卿亦再命王之上士三命受位故公侯伯之卿皆三命如之何而有次國乎意者臧宣叔之言亦周之末造漢儒不能辨而誤取之為王制非宣叔之言合

于王制也宣叔之言雖爾亦自有不能守荀庚于晉位在三則下卿也而孫良夫于衛為上卿以先王之制言之荀庚正可當小國之大夫視良夫猶卑二等而言衛在晉不得為次國是將貶衛為小國使荀庚與孫良夫為一等而以晉主盟先之則春秋時國之大小皆不用爵但以强弱國且如是而況大夫之位乎

季孫行父如宋致女公羊以為録伯姬穀梁始言婦人在家制于父既嫁制于夫如宋之女是以我盡之也不

正故不與内稱范甯以致為致勑戒之言不與内稱謂不言使也又曰逆者微故致女詳其事賢伯姬也且穀梁既以女嫁父不當致勑戒為譏復以逆者微詳之以賢伯姬録伯姬乃公羊釋納幣之説後以致女再見穀梁初無此意似是本但為前説後見公羊之言竊取而附之不知自離而為二皆非實有聞于傳經者杜預言女嫁三月又使大夫隨加聘問謂之致女所以成婦禮篤昬姻之好此吾無見于禮者不知杜氏何所據曲禮

納女于天子曰備百姓于國君曰備酒漿于大夫曰備埽灑鄭氏謂納女猶致女也壻不親迎而送之家遣人致之此其辭也則鄭又謂壻不親迎而送女為致女雖亦行父為諡彼但見宋有納幣無逆女以為不親迎而送之然先已書伯姬歸于宋矣何至是始送女乎以吾考之公羊穀梁皆非是若鄭氏者其說自見其所學而弗悟也此即曾子問所謂三月廟見稱來婦之禮鄭氏言謂舅姑歿者也吾于反馬言之矣反馬致女本一事

諸儒迷而析為二自左氏失之致之為言如致日致月之類率彼以致此之辭也致女猶致仕致齋自我送之云爾夫有逆女必有送女楚娶于晉晉侯使韓起叔向送之薳啓疆曰晉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是已舅姑存逆而送之則致之于舅姑舅姑歿女雖見于廟未奠菜未成其為婦三月而廟見復使人致之則致之于廟人情所宜然也故逆而致之者韓起之言致者是也三月而致之者行父之言致者是也伯

姬先書宋公使公孫壽來納幣此常事不當書吾以為見正則累書媵媵及致女者皆以是著之且因宋故以示後世也或言宋公納幣三媵致女三書皆以譏喪娶此求其說而不得故以宣公書公子遂如齊逆女例推之以為喪娶爾其實無見于經按此宋共公之六年也春秋書公公鮑卒之後共公即位蓋六年矣何喪之云其意若以為毋使春秋可以是求則孰不不可以強行其意乎吾故得之以為見正者非深于禮不能究也

周公出奔晉言出王子瑕奔晉王子朝宋楚不言出公羊以周公自其私土出穀梁以與天王出居于鄭上下一見之瑕朝公羊俱不為義而穀梁以朝為直奔然言周公則自京師出矣何以知其為私邑乎若謂王臣皆以失位去國為貶則當如諸國大夫凡奔皆書出何必獨一見于周公乎其出未有不自其位遽去何獨于瑕朝深責之也此皆不知王臣與列國之卿大夫異吾前言之矣諸侯大夫出奔其罪在奔不在出特別其國中

見内外之辨爾文七年先蔑奔秦先蔑先在秦從公子雍歸令狐之戰不勝復奔還秦自令狐而奔未嘗入晉國中故不言出宣十八年公孫歸父聘晉還至笙聞中遂遂其家不入其國遂奔齊自笙而奔未嘗入魯國中故亦不言出乃王臣王子瑕自周奔晉王子朝自王城奔楚不言出而周公奔晉言出此乃以義責之非諸侯大夫之所得同也

諸侯無事歲以禮見乎天子朝覲宗遇四時之常朝也

若夫時見之會殷見之同乃四時非常之間朝書曰六年五服一朝蓋五服諸侯每歲一服入見五服當朝之歲四方各以時來東方以春南方以夏西方以秋北方以冬至五年而一周然後六年皆一朝焉此周制諸侯朝王之節也春秋之法凡朝皆書如外如不書非其事也而終魯之世十二公其如京師僅一見于成公而已不應如是其踈或曰五服諸侯各以其歲與時朝而不失節皆常事故不書此宜有之然以桓公即位至莊公

而始錫命是終桓之世未嘗朝也則不朝與朝不失節者何以別乎蓋桓之不朝于無王既見之矣不疑其為朝不失節也然則周雖衰魯之諸公非桓公皆不失其常朝之節矣其于成公特書者古者四時之朝各以其孟月吾何以知之以朝廟推之諸侯歲一朝廟必以正月謂之朝正蓋作事必于其始事死猶然而況于生魯于五服為男服三歲一朝十三年五朝朝之節也不以正月朝而以三月蓋是歲諸侯方約五月為伐秦之役

故緩之即三月而朝故特挈而見如以為此非春朝又非會同之朝猶諸侯之相過自伐秦過京師即之以見王爾其慢上孰甚此乎襄王使宰周公聘僖公公復使公子遂報聘于周因以聘晉春秋書公子遂如京師遂如晉鄭氏謂遂受命如周如晉尊周不敢使並命使若公子遂自往故言遂此猶可為之辭也若公親行因朝以朝周則不可曰遂會諸侯代秦此不可為之辭者也不可為之辭吾末如之何也已矣

諸侯之邦交所謂殷相聘者殷之為言中也猶以殷仲春之殷故禮記有聘義儀禮有聘禮聘義曰天子制諸侯比年小聘三年大聘聘禮曰小聘曰問久無事焉則聘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鄭氏以比年小聘為歲相問之聘三年大聘為殷相聘之聘近之矣然大聘不必限以三年也以無氏之聘為無盟會之事有故之聘為宋災之類則因事而命使亦謂之聘是諸侯使客之往來均謂之聘無事而殷聘在臣禮為最盛者則正

名之聘包存省之類則其禮之小或有故之之聘則槩名之問故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私而不升不郊勞其禮如大聘之上介而已禮之所記所以止存聘義聘禮而略問禮蓋舉大以見小而或者乃謂存省之類其禮亡者非也此周制之見于經者然鄭游吉言文襄之霸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有事而會不協而盟則聘之禮簡而朝之禮數固已異乎古矣

宣八年六月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有疾也後書辛巳仲遂卒于垂杜預以垂為齊地不書喪至成十七年冬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人邾人伐鄭十有一月公至伐伐鄭壬申公孫嬰齊卒于貍脤嬰齊為公請晉不與公同至也何休以貍脤為魯地不書喪至諸侯卒于境内地謹變也大夫卒于境内不地略之也必有見焉然後特書嬰齊之書録其從公伐也諸侯及夫人卒于他國皆書至告廟也大夫卒于他國不書至不告

廟亦略之也故公孫敖卒于齊但書齊人歸公孫敖之喪蓋齊人飾其棺于堂阜而惠伯取之非使人歸之也故亦不書來歸然則單伯執于齊叔孫婼執于晉皆致何以卒不致而執致乎為其以國事行是以録之者也又曰公子遂如齊至黄乃復仲遂卒于垂大夫受命出疆雖有疾不得還死則以尸將事仲遂之復固非矣然實有疾也故地公孫敖如京師不至而復丙戌奔莒則非有疾直廢命耳交諸侯而廢命且不可況朝天子乎

故不地地者見其至于是而疾為不得已也不地者不在地之遠近苟不至焉者皆罪也

宋殺其大夫山左氏載其事甚詳而本末皆與經不合始言華元為右師魚石為左師而蕩澤華喜公孫師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皆為六卿蕩澤弱公室殺公子肥則為亂者蕩澤一人而已及華元出奔而魚石復之則魚石蓋無惡于華元也華元歸而考蕩氏殺子山所以正蕩澤之罪則何預于魚石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五

人而出舍于睢上乎且華元始奔魚石欲止之而魚府不從恐其歸必討桓氏魚石以其族强自以華元為必不敢討則考蕩氏而殺蕩子山正如其言桓氏五族無故自必不奔此先後全不相貫左氏載諸國人大抵名字及謚皆與經參見經書名者傳多書字或謚蕩山而言子山以不書氏為背其族度其意似以子山為蕩澤之字故先言蕩澤殺公子肥後言華元殺子山相附會蓋左氏不知大夫未三命不稱氏及一事再見者卒名

之二例故以氏族爲襃貶翬伐鄭以爲疾之公子翬如齊逆女遂以夫人姜氏婦至以爲舍族尊夫人且必以去族爲貶爲有所尊則内之無駭柔挾溺之類外之鄭宛莒慶楚椒吳札秦術之類豈皆貶而有所尊乎必以書族爲美則凡内外之帶公子者豈皆有可美者乎若不以是齊之則未賜族與貶而去族賜族與美而稱者何以辨此理之必不然者也況蕩澤果以背族而不氏則去足足矣何併澤去之而書其字乎以此推之蕩澤

蓋蕩山之字未三命故不氏左氏欲以名字參見而誤以澤為名也此一事而不合于經者三以蕩山為蕩澤一也經書華元自晉歸于宋則晉為所挾而言華元止河上不至晉而復二也經書魚石出奔楚事必與蕩山相及而言魚石與魚府五人無故出奔魚府為主而經不見四人三也

晉殺其大夫郤錡郤犫郤至又晉殺其大夫胥童左氏謂晉厲公多外嬖欲盡去羣大夫而立其左右胥童與

欒書皆怨郤氏厲公將作難胥童請先三郤而殺之繼而又以甲刼欒書中行偃于朝故欒書中行偃復殺胥童以此考之三郤葢殺于胥童胥童葢殺于欒書中行偃是兩下相殺也左氏以為民不與郤氏胥童導君為亂故皆書曰晉殺其大夫非也三郤之侈胥童之專而厲公嬖于胥童使得行其怨胥童既刼欒書中行偃而復使之並為御厲公子不君自有其罪凡兩下相殺皆以其私而不及國如楚公子棄疾殺公子比之類是已

胥童欒書中行偃雖各以其怨亦厲公為之故以國殺

左氏不知此盖以其國殺為衆殺之辭遂強以民不與

郤氏胥童導君為亂以成其說凡左氏解經未必有實

臨時附會每如此不可不察也

彭城不目宋所以定楚宋之分也魚石叛宋而即楚楚

為之伐宋取彭城而封之魚石終不可謂之楚臣彭城

終不可謂之楚城是宋魚石復入于彭城爾及仲孫蔑

會之俟之大夫圍彭城則魚石已從楚彭城已為楚有

故復繫之宋曰圍宋彭城而後楚之登叛臣侵中國者無得而肆吾故曰不使魚石得有宋邑也乃鄭叛而從楚戚之會仲孫蔑合諸侯之大夫城虎牢蓋將以逼鄭使知畏不使虎牢得為鄭有曰是天子之地諸侯可得城以正鄭者也故不目鄭及其服也已而為之戍以防楚則虎牢固鄭邑非遂取而有之者也故復目鄭吾故曰戍之非以外之也君子之于言如是其嚴也彭城不目宋不使有別于宋也虎牢不目鄭不使得有于鄭也

彭城復自宋不使得有于楚也虎牢復目鄭不使有别
于鄭也若相反也實相同也

春秋考卷十四